

台湾上官鼎真品全集

铁骨门

下



上官鼎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上官鼎真品全集

铁骨门 下

(台湾)上官鼎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骨门/上官鼎著, -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 1999. 4
(上官鼎真品全集)
ISBN 7-5396-1838-8

I. 铁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10838 号

铁骨门(上、下)

[台]上官鼎 著

责任编辑:闻 一

出 版: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邮政编码:230063

发 行: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中牟县胶印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0

插 页:4

字 数:450,000

印 数:8000

版 次: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ISBN 7-5396-1838-8/1·1717

定 价:29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第十一章 五瘟毒阵

他话甫出口，霍地双掌暴出，运足十成真力，猛向宇文彤胸前击去。

就在这华服人出掌的同一刹那，另外一股奇强无匹的潜力，已经从宇文彤右侧暗处狂涌而至。

其实宇文彤从华服人脸上神情的转变，早已有所怀疑，神目一扫，业已了然在胸，当这两股不同方向的掌劲快将及身的刹那，陡地神功骤连，不令那两股凌厉掌风实击在身上，右手却圈指轻轻向身侧一弹。

一缕疾劲指风，应指而出，紧接着人影翻飞，夹杂着闷哼惨吼之声。

待得人静声寂之后，只见宇文彤仍然凝立原地，威如天神一般。

而那华服人却眉头紧皱，捧腕跌坐地上。另一个华服人，业已气绝身亡。

这未死的华服人虽然猜不透对方何以对他手下留情，但是这等神奇功力，已使他内心凛悚至极。

宇文彤俊眸中神光电射，逼注着这华服人的脸上，沉声叱道：“我若不是尚有话问你，似你这等行为，便当与你那同伴一齐处死，还不赶快将实话说出。”

华服人目光一垂，缓缓说道：“老夫若不愿相告呢？”说时，故意双手捧腹，右手却悄悄探入怀中。

宇文彤故作不知，冷冷说道：“这事岂能由你。”

就在宇文彤话方出口之际，蓦地眼光一闪，一蓬细如牛毛的毒针，电射而至。

原来华服人自知脱逃无望，便思作孤注一掷，借机由怀中摸出一把蜂尾毒针，乘宇文彤不留意之际，撒手打出。

这蓬毒针为数甚多，而他又满天花雨手法打出，在宇文彤周遭丈余内，均在这种歹毒暗器笼罩之下，华服人暗器出手之后，心中不由暗自高兴。

眼看这蓬毒针已将沾及宇文彤衣衫的刹那，乍地蓝影一闪，全部毒针有似泥牛入海，竟在这霎眼工夫之下，消逝无踪。

只吓得这华服人登时凉了半截。

宇文彤冷哼一声，道：“你这完全是孽由自作，可怪不得我。”说时，右手五指箕张，虚空一扬。

华服人立感全身一麻，劲力全失，动弹不得，同时仿佛有五股奇烫无比的热流，由胸前“华盖”“商曲”“神封”“奋窗”“鸠尾”五大要穴流入，分窜向四肢百脉。

那热流到处，顿觉有似置身洪炉，流动于四肢百骸之中的血液，宛如溶化了的铁汁，直烫得他热汗泉涌，面如淡金，浑身抽搐颤抖。

宇文彤五指一收，冷冷说道：“如何，你可愿意说了吧？”

华服人身上痛苦离去，但心中尚有余悸，闻言，颤声说道：“你如此逼迫老夫，不如杀了我还好些。”

宇文彤冷笑道：“那有这般便宜之事，你方才所受，仅是开端而已，劝你还是乖乖说出来的好。”

华服人脸上神色连变了几变，嘴唇一阵蠕动，最后却双目一闭，默然不语。

宇文彤勃然大怒道：“好，看你能倔强到几时？”说时，骈指遥点，立将华服人的“三焦”，“阳关”，“魂门”三处穴道封住。

华服人顿时三功被夺，六魄不存。

要知，一个人如果三功被夺，六魄不存，则纵然是身受微风吹拂，细雨轻洒，也觉得如受千刀万割一般。

宇文彤封了华服人三处穴道之后，又是一声冷笑，随手轻轻一拂。

微风过处，华服人一声哀号，登时痛晕过去。

半晌，他方始倏然醒过，心中明白无法再强撑下去，当下，低弱地说道：“老夫实说之后，盼能速赐一死。”

他话声方歇，却突然又是一声惨叫，双目一瞪，竟然气绝而亡。

宇文彤一声清叱，破空而起，双臂一振，身形迅似流矢划空，向庄外疾射而去，口中大喝道：“鼠辈休走。”

康泽惟恐宇文彤有失，忙跟身跃起，随后追去。

余下葛青霜等四人，纷纷走到华服人尸体跟前，细一审视，发现他的“太阳”穴上，插着一片树叶，显然被人施展飞花摘叶的至高内家手法所杀，不由好生骇然。

这暗中下手之人功力既如此之高，宇文彤单身追击，岂非可虑，妙手方朔端木弘低喝一声：“咱们快追上接应去。”

他话方出口，却见宇文彤和康泽已联袂返回，遂向康泽递了个询问的眼色。

康泽默然摇了摇头。

宇文彤却皱了皱剑眉，道：“那逃逸之人将这个‘天潢教’中的侯爵击毙，其用心显系怕机密外泄……”

天南剑客曹昆瞿然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那人最低限度也是‘天潢教’的什么王了。”

宇文彤点头道：“不错，那人极像咱们遇见过的三个王爵之一。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诧然道：“怎么？少侠曾与‘天潢教’之人发生过纠葛？”

宇文彤见问，遂将数度遇“天潢教”之人相争斗的事情约略说了，又道：“其实我与他们井河无涉，不知他们怎地竟处处跟我缠上……噢。”

他忽地住口，目注妙手方朔端木弘，含笑道：“瞧老丈这副神态，似乎对‘天潢教’知道得甚为清楚，是吗？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道：“那里那里，只不过机缘凑巧，被老朽约略偷探得一二而已。”

宇文彤道：“老丈可知那‘教皇’是谁？”

“惭愧，少侠这头一问，就把老朽问住了。”

“那么，这‘天潢教’的‘教廷’设在何处？”

“哈，少侠这第二问，也把老朽问住了。”

宇文彤双眉微皱，又道：“然则‘天潢教’的组织情形，老丈是否知道？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哈哈一笑，道：“这一下可问对了。”

“如何？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咳了两声，方始缓缓说道：“那‘天潢教’自‘教皇’以下，有‘苍龙’，‘朱紫’，‘白虎’，‘玄武’等四个王……”

葛青霜忽地插嘴道：“这四王的武功如何？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略一思忖，道：“这四个王爵的武功，听说与‘昆仑二仙’差不多……”

宇文彤道：“这四个王的来历，老丈知道吗？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摇头道：“老朽推测他们在入教之时，已将原来形貌改换过，是以老朽对所遇见过教中之人，竟然不识。”

他略为一顿，见无人提出问题，于是又道：“四王之下，按

二十八宿之名，辖有二十八个侯爵……”

葛青霜又插嘴道：“这些侯爵的武功如何？”

天南剑客曹昆一旁接口道：“似乎比我略胜半筹。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又道：“每一侯爵，统率八个将军，再次便是牌主，走卒了。”

康泽讶道：“一个这样庞大的组织，兄弟以前怎的没听人说过？江湖上也是最近才有他们的行踪啊。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道：“康兄说的一点不差，这‘天潢教’之名，的确是最近才公开出来的。”

宇文彤道：“若从次次凑巧碰头之事看来，这‘天潢教’的一切活动，都好像专为了和我唱对台戏似地……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恍然若有所悟地插嘴道：“不对不对，少侠应将这句话改为：‘天潢教’的一切活动，都是为了和‘朱雀环’有关的人与事而来，则较为合适些。”

宇文彤瞿然道：“对，对，老丈真是一语中的，他们的行动，正是一方面也是在追查‘朱雀环’的下落，另一方面却在设法残害其他欲对‘朱雀环’染指之人……”

葛青霜插嘴道：“那么，这单飞全家被害之事，‘天潢教’岂非大有嫌疑？”

宇文彤明知她这话乃是故意找岔，遂微微一笑，转过话题，对妙手方朔端木弘道：“老丈见闻广博，令人佩服，在下尚欲请教一事。”

他这一转变话题，只气得葛青霜哼了一声，把粉脸掉向一边。

妙手方朔心中好笑，口中答道：“少侠有何事见询？”

宇文彤道：“自从六年前寒舍遭难，以至目下武林的纷扰情形，都是为了‘朱雀环’而起，这‘朱雀环’究竟有何宝贵之

处，老丈可知道吗？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道：“据闻这‘朱雀环’中，内藏有道家至高的练气法诀，名为‘太清仙诀’，可以使修习之人，上者长生不老与天地同寿，下者亦可练成金刚不坏之躯，为武林第一人物……”

方才将粉脸掉过一旁的葛青霜，忽地插嘴道：“但至今武林中并未出现过什么第一的人物啊。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姑娘有所不知，这‘朱雀环’乃是一件不祥之物，据老朽所知，以前凡是获得过此物之人，无一不是到手不久便遭奇祸……”

宇文彤猛地勾起六年前的惨痛回忆，当下，也凄然一叹。

妙手方朔端木弘睹状一愣，随即醒悟宇文彤凄叹之由，遂住口不再提“朱雀环”之事，话锋一转，道：

“少侠适才分析，‘天潢教’之活动，均与‘朱雀环’之人与事有关，然则今夜‘天潢教’这人到庄窥探，是为了此间死去的主人呢，抑或是为了追踪少侠而来？”

宇文彤略一沉吟，道：“两者似乎都是，不过……”

葛青霜笑道：“原来你也有‘不过’的时候，不过什么？”

宇文彤心道：“只要你说话就好办，最后是你不理睬我。”遂笑答道：“不过我怀疑‘天潢教’所取的行动，为何老是走在我的前头？……噢，不好，咱们快走。”

此言一出，众人俱不禁为之一愣，宇文彤急道：“据我推测，适才端木老丈谈及遇见那白衣怪叟之事，可能已被‘天潢教’之人听到，事不宜迟，咱们须立即赶往伏牛山去，否则这条线索将被‘天潢教’捷足先得。”

众人一听，但觉事态果然严重，于是，齐展轻功，乘夜取道西行。

一行六人顺黄河故道西行，经徐州，过碭山，进入豫境。这一天日暮时分，一行已达归德府东南四十里的马牧集。但众人已决定赶到归德府后再住宿，是以穿镇而过，未作留停。

离马牧集刚走出数里路，忽由路旁松林中闪出一人，屹立道中，拦住了去路。

这人出现得太过突兀，众人心知有异，相距丈余，便止步停身，闪日向此人打量。

只见暮色之下，站着个缕衣百结的怪人。

这怪人年约五旬左右，油垢脸，短髭，头顶之上，全无一根头发，身高七尺，瘦骨嶙峋，站在那里却不住摇摇晃晃，好像是随时都会被风吹倒一般。

六人之中，此刻惟独妙手方朔端木弘神色凝重，一瞬不瞬地目注此人，似是相识，却又一时想不起来，其余五人，却没有一个人认识这拦阻去路的怪人。

妙手方朔端木弘突地脸色骤变，沉声问道：“尊驾可是名震寰宇的‘穷魔’蓝风主吗？”

众人一听此人竟是那‘寰宇四魔’中的穷魔蓝风，俱不禁为之一凛。

缕衣怪人却不理睬妙手方朔端木弘，望着宇文彤阴阴一笑，冷冷道：“小娃儿，你可就是近日传闻江湖的宇文彤吗？”

宇文彤冷冷一笑，道：“在下正是宇文彤，阁下有何事见教？”

缕衣怪人目光森冷，隐含杀机，向众人脸上扫了一遍，方始桀桀怪笑道：“小娃儿，赶快献出你身上的‘朱雀环’来。”

宇文彤闻言，先是一怔，旋即淡淡一笑，道：“阁下好大口气，休说‘朱雀环’不在本人身上，就是在，单凭阁下这两句大

话，哼哼……”

缕衣怪人目光一闪，忽地桀桀怪笑道：“原来你是不想给。”话甫落口，陡地当胸一掌向宇文彤劈去。

宇文彤轻哼一声，右掌迅举，掌心微向外吐，迎势推出。

缕衣怪人陡地撒掌横闪，左手一领，右手骈指疾点宇文彤“天黏”穴。

这一招不但迅捷无比，而且深合避锐披坚，以弱攻强之道；也正是“穷魔”蓝风称绝武林的“囊空十八式”中的绝招之一。

宇文彤出掌落空，脚下微滑，身形闪动处，巧演“追光逐电”身法，快得有似鬼魅般横移了五尺。

“穷魔”蓝风不但未跟身进击，反收指后飘三尺，蓦地仰天一声长笑，其声有如巨钹撞击，声浪震荡空际，历久不绝。

闻之令人心跳耳鸣，浑身烦闷难安。

宇文彤知道对方在显示内家功力，立即报以一声朗朗长笑，这笑声又自不同，有似龙吟九霄，清越中，含蕴着一种令人心清神澄，灵堂空澈之感，是以笑声甫一传入众人耳际，那令人心跳耳鸣，浑身烦闷的苦痛，立即消失无踪。

两人无形中较量了一场内家功力，而且“穷魔”蓝风似是尚逊宇文彤半筹。

“穷魔”蓝风以数十年精深修为的“霹雳神功”贯注长笑中显示出声来，确有示威的意思，不想却为对方以那绝传寰宇，威力至大的“无极玄功”所发的笑声击败，心头不由为之一怔，半晌，方始冷冷说道：

“小娃儿果然有点门道，如依惯例，一旦遇上我穷魔蓝风，除舍点钱财外，便是死路一条，老夫今天特予破例，愿向你娃儿再较一场武功。”

宇文彤闻言之下，不由剑眉一轩，沉声道：“阁下既然阻路

挑衅，在下也非怕事之人……”

穷魔蓝风忽地一声桀桀怪笑，打断宇文彤话锋，道：“老夫闯荡江湖数十年，至今尚未曾遇见过敌手，今天逢上你这娃儿，可算得是我生平所遇的唯一劲敌，故愿破例与你再较一场内功，如你娃儿能占得一点上风，老夫拍拍屁股就走。”

宇文彤“哼”了一声，方欲开口，却听葛青霜“噗嗤”一笑，不由他心头“卜通”一跳，忙将唇边的话咽回，闪目望去。

因为多日同行以来，葛青霜始终是沉默寡言，更不轻露笑容，使得宇文彤终日提心吊胆，生怕她随时随地会拂袖离去，此刻听她竟然笑出声来，怎教他不又惊又喜？

只见葛青霜手指穷魔，半嗔半笑地说道：“你如此爱占便宜，我看你下一辈子准还是个穷鬼哩。”

穷魔蓝风眼皮一翻，冷冷道：“女娃儿家说话没老没少，老夫占甚便宜来着？”

葛青霜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不是吗，‘朱雀环’又不是你的，你拦路打劫，胜了就把别人东西拿走，输了就拍拍屁股走路，试问世间上，那有这样便宜的事情？”

穷魔蓝风仰面大笑道：“原来你是拿话绕老夫来了，好好好，老夫愿把话重说一次。”

说时，目注宇文彤，正色道：“娃儿听着，你若占得老夫半点上风，老夫不但拍拍屁股走路，而且从今以后，绝不容旁人打你‘朱雀环’的生意，你道如何？”

这最后一句，却是眼望葛青霜而说。

葛青霜迅快地笑接道：“这倒差不多。”

宇文彤却傲然道：“‘朱雀环’如何如何，乃在下之事，用不着阁下操心，阁下有何绝技，请快点施展了好走路。”

这话无疑是明说穷魔蓝风必然落败，不由气得他双目暴睁，

射出两道冷电寒光，大喝道：“小娃儿仔细看着。”

话声一落，霍地身形半旋，一沉肩，双脚柱地如桩，双目似睁非睁，若闭未闭，眼观鼻，鼻观口，口问心，心如止水：气纳丹田，抱元守一，功行两臂，缓缓圈聚胸前，指尖相对，陡地掌心外吐，徐徐对路旁一株千年巨松遥空击去。

只听一阵有如春雷乍放的巨响，震撼九霄，闻之令人耳鸣心跳，烦闷难安。

可怪的是四周空气却平静异常，不但那株巨松的树干未曾稍动一下，且连枝叶也无摇动的现象。

雷声乍起骤歇，穷魔蓝风双掌一收，面露喜色，对宇文彤道：“娃娃，你看老夫这一掌如何？”

宇文彤晒然一笑，道：“阁下这手‘蚀骨存皮’的功夫，确具几分火候，怪不得口出狂言，但以本少爷看来，似乎还差了些。”

穷魔蓝风气得一瞪眼，大喝道：“娃娃，你只要把另一颗树弄得和老夫的一样，便算你胜了。”

宇文彤微笑道：“在下可不像阁下小气，只能对付一株松树而已。”

“娃娃以为光凭口气就可把老夫吓倒了？”

宇文彤朗声笑道：“请阁下任意选定十三株巨松。”

穷魔蓝风闻言一怔，旋即哈哈大笑道：“老夫倒要看你搅些什么名堂。”

当下，随手指点了十三株巨松。

宇文彤此举，不但穷魔蓝风腹中怀疑，即连康泽等人也是大感不解。

穷魔蓝风所指定的十三株巨松，位置参差错列，距离不等，每株之间还有未曾指定的松树相隔，是以他端地弄不清楚，宇文

彤用究竟怎样施展？

宇文彤见状，面露微笑，朗声道：“阁下请仔细看着。”

穷魔蓝风冷笑道：“老夫早已看着，你娃娃尽管施展好了……”

就在他“好”字刚刚出口之顷，忽地眼前一花，心头不由一凛，倏然住口，定睛瞧去。

但见宇文彤绰立原地，面上笑容尚未消失，只是衣衫下摆，似是被风吹得有些飘抖而已。

穷魔蓝风目光一瞬不瞬地紧盯着宇文彤，候了一会，见他依然绰立不动，不由冷笑道：“娃娃，你在等什么？”

宇文彤微笑道：“在下业已施展过了，阁下难道不曾看见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不但穷魔蓝风为之一愕，就是康泽等人也是一愣。

穷魔蓝风忽地冷哼一声，用手遥指一株他所指定的巨松树干，立为指风洞穿，顿见洞孔之中，一股木屑粉末，喷泉般喷将出来，随风飞扬于空际。

穷魔蓝风脸色微变，倏然手指连连遥点，但听“丝丝”之声不绝于耳，另外十二株他所指定的巨松树干，已悉数被指风洞穿，刹时——

十二股喷泉般的木屑粉末，狂喷不休，弥漫空际，成为一片奇景。

穷魔蓝风睹状，神情登时显得沮丧之极，望了宇文彤一眼，长吁一声，疾射而去。

众人目送穷魔蓝风身影消失之后，除了葛青霜表面尚故作淡然无动于衷外，其余诸人，莫不流露出又惊又佩的神色，齐向宇文彤望去。

原来宇文彤看似未曾出手，实际乃在施为之际，挟以“夺魄

十三式”奇绝神技，故连穷魔都不曾看出是他如何出手，更遑论他人了。

妙手方朔端木弘这时方始长吁了一声，道：“这魔头已有十多年不曾出现江湖，不想竟会在此地遇见，看他一身功力，似又增进了不少。”

宇文彤点头道：“这魔头若论功力，并不稍逊于我，那寰宇四魔中，前后我已会过三个，当以这穷魔为最高，想那其余一魔，恐怕也不比穷魔高明……”

他刚说至此处，陡听有人冷冷接口道：“黄口孺子，信口雌黄，那蓝老儿虽然功力日深，但岂及老夫十之一。”

宇文彤闻言，不由剑眉一轩，目注道旁松林，叱道：“什么人？敢……”

他话方出口，却闻得那穷魔蓝风的声音遥遥传来道：“皇甫老儿，咱们已有十多年不曾见面，难道你在这些年中，只学会背着人后说大话吗？”

这一番话，显系对林中之人而发。

果然，那被称为皇甫老儿之人冷冷一哼，接口喝道：“蓝老儿，你还有脸对我说话？”

穷魔蓝风的声音再次传来，似乎甚为恼怒地喝道：“你既是要脸，敢露出来让我瞧瞧吗？”

林中之人大笑道：“你是在向我挑战了？”

“不错，蓝某正要见识见识你在这十多年中，练了些什么绝招，前面不远有一绝峰，咱们不见不散。”

话声一落，松林远方陡现一条人影，掠空而去。

紧接着又是一条淡黄色人影，自林荫深处飞起，大声喝道：“蓝老儿休要卖狂，我皇甫嵩先和你比比脚程。”

余音尚自袅袅空际，人影已杳。

妙手方朔端木弘出神地凝望远方，喃喃自语道：“皇甫嵩，难道是寰宇四魔中的皇甫嵩？”

康泽道：“皇甫嵩可就是那四魔中的‘意魔’？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收回投向远方的目光，颌首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

葛青霜道：“咦，瞧您们两位的神态，好像把这个‘意魔’的出现，看得十分严重似地呀？”

康泽沉声一叹，道：“寰宇四魔中，当以‘意魔’皇甫嵩的武功最高，也最为诡异，盖此人一身武学，乃得自西域‘瑜伽’一派，他素来甚少在中原走动，如今突然在此地出现，其原因必然不简单，故此……”

宇文彤冷然一笑道：“无他，这魔头不过也是为了‘朱雀环’而来罢了。”

葛青霜撇了撇樱唇，道：“你凭什么这般肯定？”

宇文彤微微一笑，道：“近日来，咱们行踪所至，都发现有人环伺左右，而这些人均与‘朱雀环’有关，这一点各位想必已看到？”

众人回思沿途所见，果然如此，遂同意地一齐点点头。

宇文彤又道：“从适才那穷魔硬指‘朱雀环’在我身上之意看来，更显示江湖中正流传着一个谣言……”

众人不禁齐声问道：“什么谣言？”

宇文彤道：“据我猜测，这谣言可能是说‘朱雀环’已被我获得。”

众人闻言，略一思忖，俱觉大为有理，妙手方朔端木弘道：“少侠这一推测如果确实，那么，这谣言究竟是谁人所放，其目的安在？”

宇文彤道：“这就是值得研究之处了。”

康泽恍若有所得，目中突射异彩，说道：“老朽愚见，那散放谣言之人，其最大意图，乃欲使掌门人成为众矢之的。”

妙手方朔端木弘若有所思地插话道：“看将起来，这散放谣言之人，极可能就是已然获得了‘朱雀环’之人。”

四灵帮帮主易晟道：“老朽愚见，此人亦即六年前放火焚毁九华山庄之人。”

康泽点头道：“二位所见，与兄弟之意，正不谋而合。”

宇文彤微笑道：“老先生还有更进一步的分析么？”

康泽也笑道：“老朽一愚之得，祈掌门人万勿见笑，因为掌门人近日在江湖上的声威远播，已经引起此人心中不安，故此使出这一石两鸟之计。”

宇文彤赞同地点点头，转对葛青霜笑道：“在下也就是根据这个，而断定那‘意魔’皇甫嵩也是为了‘朱雀环’而来。”

葛青霜“噗嗤”一笑，道：“这样，这魔头岂不是也受骗了？”

她话声刚住，陡听有人哈哈一笑，接口道：“谁说不是。”

一条淡黄人影，随声飘落当场，迅如掣电，轻若片羽，着地时，点尘不扬，声息俱无。

来人身具如此轻功，连宇文彤也不由为之凜然闪目望去。

但见此人乃是个身穿黄麻长衫，生得肥头大耳，又白又胖的老人。

此老是谁？并无一人认识，是以也没有接口答话。

……

这白胖老人笑容满面地眯着眼睛，望着众人笑道：“怎么，诸位刚刚还在议论老夫，为何当面反不说话了？”

葛青霜秀目一张，叫道：“你就是皇甫嵩？”

白胖老人笑着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老夫正是皇甫嵩。”